



京小年

丁 聪 / 漫画
龚之方 / 撰文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丁 聪 / 漫画
龚之方 / 撰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小事/丁聪等编绘.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80673-287-X

I. 北... II. 丁...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漫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7 ②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3642 号

书 名 北京小事

漫 画 丁 聪

撰 文 龚之方

责任编辑 张采鑫

美术编辑 李文侠

书名题字 黄苗子

封面设计 双平台设计室

责任校对 李 伟 贾 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73—287—X/I·183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一丘一壑也风流

去看丁聪先生，他拿出几大本剪报。“你看这些陈年芝麻。不知塞在哪儿，早就忘了。”似乎不太在意，话也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感觉到他有意外发现的喜悦。

“北京小事记”——转眼间五个字和他一起走过四十年。

1962年，丁聪以戴罪之身从北大荒流放回到北京。不久，他见到了老朋友龚之方。

龚之方系老上海一位著名报人，此时他在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工作。1963年起，龚之方邀请丁聪合作，由他撰文，丁聪配图，在香港《文汇报》上开设专栏“北京小事记”。在两年时间里，他们联袂出演，用短文和漫画描述当时北京的日常生活。

对丁聪来说，这一机会尤为难得。

没有什么比放下手中的画笔更让丁聪难受的。从早年爱上画画而选择美术为终身职业之后，他从未忘情过画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抗战期间的流亡途中，他未曾放下手中的笔。即便成为右派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也没有闲着。偷着画，或公开画，都让丁聪感到生命的充实，感到精神有所寄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这些画，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使我恢复了自信和乐观。”

前几年，我曾写过这样一段关于丁聪的文字：“如果将丁聪一生创作的数千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无疑如同一幅历史长卷，记录着

不同时代中国的社会现状。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抗美援朝、政治批判、北大荒劳改、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外，他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多或少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丁聪是一位具有历史感的画家。”现在来看，我的话不准确。在北大荒与改革开放之间，还应加上“六十年代初”。无疑，为“北京小事记”创作的数百幅作品，在他的艺术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他将过去擅长的漫画、速写、封面设计等形式加以灵活运用，生动描绘出当年的北京风俗、社会场景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这些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在“文革”之后的创作中他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更为突出的体现。譬如，我觉得他后来为老舍小说画的插图，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漫画，与“北京小事记”显然有着承继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四十年前做的所谓“小事”，对丁聪却又不能不说是他漫长艺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诸事均有大小。然而，何谓大，何谓小，往往又难以说清。其实，许多事情一旦在时间中流动，大与小也就随时可能相互转换。昨日之大，也许今日已显得不那么重要；而昨日之小，说不定忽然之间在人们的视野里显得竟是如此之大。受历史条件和环境所限，“北京小事记”当然缺乏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全面、客观而深刻的反映，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宣传色彩。但诚如专栏名称所言，作者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历史大场景中的“小事”。今天看来，诸多生活琐事却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读者和专家们解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细节，这是文件和教科书无论如何也无法替代的。正如辛弃疾词中所吟：一丘一壑也风流。

我饶有兴致地翻阅“北京小事记”，乐意将它推荐出版。遗憾的是龚之方先生已在几年前逝世，无法听他讲述当年写作的故事。现征得丁聪先生同意，在结集出版时将书名改为《北京小事》，特予以说明。

李 辉

2003年4月3日，北京

目 录

1	自书诗	冰棍旺季	40
4	修房屋	山乡巨变	42
6	第一代苍蝇	竹在北京	44
8	一个星期日	教师之家	46
10	农民听诗朗诵	前门大街	48
12	北京的儿童	毕业生	50
14	京剧新血	畅销、降价及其他	52
16	“京师春蔬”	西医学习中医	54
18	新农民	新学年	56
20	三轮车受奖	京白梨	58
22	展览会	欢呼新一代	60
24	换房	袁世海与冯志孝	62
26	新“客店”	塑料凉鞋	64
28	寻人	观众休息室	66
30	游船班	多角换房	68
32	新树十七万株	看毕业创作	70
34	烤鸭上门	外省剧团	72
36	新当选的人民代表	从“洋葡萄”说起	74
38	金山与张正宇	坚持流动演出	76

78	鲜花、水果、活鲜鱼	读书会	134
80	三个橱窗	调解委员	136
82	北京的秋天	新《王宝钏》.....	138
84	门框胡同	熊猫弄璋之喜	140
86	四季青人民公社	新疆餐厅	142
88	赏月会	新“大学毕业生”	144
90	苏州评弹在北京	看“卖肉”	146
92	京西稻	听得懂的昆曲	148
94	大店小生意	“红领巾”球员	150
96	“涮季”开始	医院所见	152
98	“假使我是顾客”	发生在北京站的事情	154
100	今年柿子“小年”	隆福寺新貌	156
102	苏州小调	街史	158
104	养老院	北京雪后	160
106	《红楼梦》讲演会	小读者看联欢会	162
108	“练话”运动	理发工人广播操	164
110	今年大白菜如何?	赵燕侠与丁是娥	166
112	一天十二场话剧	“傻人傻事”	168
114	街道妇联	农村里的追悼会	170
116	幼儿园	“奇怪的照相馆”	172
118	河南人“李双双”	老工人大学毕业	174
120	中学生	授“学位”	176
122	四百年老酱园	毕业设计	178
124	小小技术员	儿童文娱生活	180
126	卫生红旗	预防近视眼	182
128	“听漏”工人	厂甸十日	184
130	买卖公平	建筑小品	186
132	山村“自来水”	一亩田一头猪	188

190	电	经理	246
192	房租	交响乐下乡	248
194	节日有感	天安门前拍照	250
196	解放军卖菜	少年写毛笔字	252
198	第一代幸福人	“馄饨侯”	254
200	父子同行	红十字会会员	256
202	小足球	加油站	258
204	每个公社有中学	“三女抢板”	260
206	数学竞赛	街上“三多”	262
208	画家看雪记	大风中三见	264
210	大唱革命歌曲	减轻学生负担	266
212	从妇女裹面纱说起	“院内有车”	268
214	从牛奶看变化	一张获奖照片的诞生	270
216	外国留学生	墙壁上“笔战”	272
218	又是一出“上海话剧”	儿童剧	274
220	大种蓖麻	自找“麻烦”	276
222	老大娘开会	曲艺“穿什么上台”	278
224	“原来就是他”	“诚实周”	280
226	农村“科技小组”	话剧毕业生	282
228	人像摄影艺术	迷路的人	284
230	小演奏家	满意不满意	286
232	有戏农民先看	于黛琴在大庆油田	288
234	受人之托	一个全身瘫痪的人	290
236	银行里的“基本功”	文章“奇缘”	292
238	“育婴堂”出身的人	小到无可再小的事情	294
240	四团访日归来	退休工人	296
242	阶级友爱	柜台上的“基本功”	298
244	传呼电话	关于“吵嘴”	300

302	一个戏八方支援	书法篆刻展览	358
304	“广播操”获奖人	请购唱片	360
306	工人会不会画画	“针头线脑”的店	362
308	“儿童习作”出版	小改革大效果	364
310	盲工人	新农民的风格	366
312	在瘫痪者的周围	科学道理到农村以后	368
314	双桥公社运动会	老戏迷一席谈	370
316	牛奶高产以后	有傻劲下苦功的人	372
318	今年“六一”	在校外	374
320	西藏第一代话剧演员	阳春面与豆浆	376
322	一根扁担	老工人退休一年	378
324	一节电池多少伏特?	一位好学的年轻人	380
326	招领小毛驴	小学生打枣分枣	382
328	西医研究中医班开学	从小差错看好风尚	384
330	工人学生之间	“一揽子小学”	386
332	半夜里的新闻	蔡教授“三个对比”	388
334	我们“爱科学”	农村“新人物”	390
336	送上门的音乐会	扮“校工”	392
338	小学生的外语晚会	一把“低音竹胡”	394
340	免费修理	“西红柿”种种	396
342	山村中学	十四万个七周岁孩子	398
344	“麦收大军”	到上海学习	400
346	“推倒重来”	一个管理厕所的工人	402
348	一封十足的“瞎信”	两个戏“合并”	404
350	登门访乘客	“意外之财”	406
352	质量第一	储蓄所	408
354	作家、工人、作家	后记	410
356	农民进城看戏一例		

自书诗

在北海书舫斋举行的北京书法篆刻展览，有一个特色是书家写自己作的诗，这叫“自书诗”。一共四个展览室，有三个室内很多是自书诗。只是其中郭沫若作的《赞南京路上好八连调寄满江红词一阕》，他没有“自书”，由他夫人于立群用正楷写成一幅大字屏。于立群也写得一手好字。

吴作人是当代大画家，在我们的印象里他还好像是油画家，可是他这次竟用篆字写了一联，联云：

世界劳动人民完全解放我身何惜
无论科学艺术能达高峰祖国有光

朱光是对外文委副主任，最近常在外国奔波，这位擅长外事的干练人物，也是诗人，而且又是书法行家。他展出的“自书诗”不少，录二首在下面：

秋高蓝海碧天行，惟爱扶桑夕鹤情；
此日山山红叶满，夜听潮涌有金声。
白头富士矗云中，三岛参差跃海空；
远道访邻亲手足，忧心犹见铁蹄红。

老舍的诗，老舍的书法都有风格，有题为《农村春景》的五言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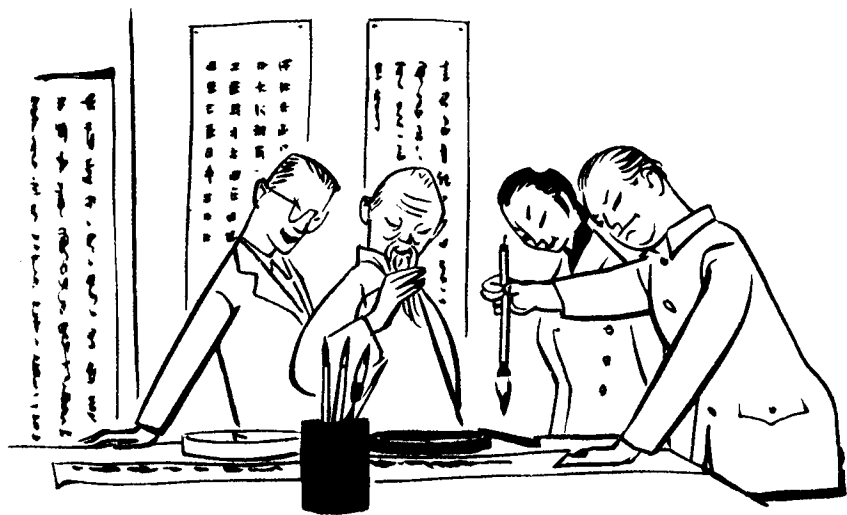
村村生产忙，稼穡大文章，
引水防迟雨，流烟拒早霜。

春多集体汗，秋富万家粮，
解冻闻初雁，东风云海香。

著名作家赵树理也有自书诗，他是写雷锋的：

你也学雷锋，我也学雷锋，
雷锋向谁学，毛选启其蒙。
毛选人人有，原文部部同，
学来何以异，每在力行中。

写雷锋的很多，顾颉刚老先生也因受雷锋模范事迹所感动，作了七古长诗一章，其最后四句云：



惟我昔于旧世居，闻之益感愧有余；
请与朋侪同勩勉，忘我从公勿负渠！

言表间可测知顾老先生的激情。展览会满廊琳琅，好诗目不暇接，要

读实在也没法读个完全，最后就拿邓拓和溥雪斋的唱和来作结束。壬寅秋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在西郊古琴研究会听古琴，偶占一首：

西城秋色好，来听梓桐鸣，
渐识琴中趣，频劳弦上声。
昔贤遗古调，诸老寄高情，
欸乃馀音远，大河此日清。

溥雪斋老先生次韵和了一首：

文艺开新途，诸家竞放鸣，
今人翻旧谱，古调发新声。
勉得芝兰契，还饶山水情，
今愿风日好，谈笑有馀清。

1963年4月20日



修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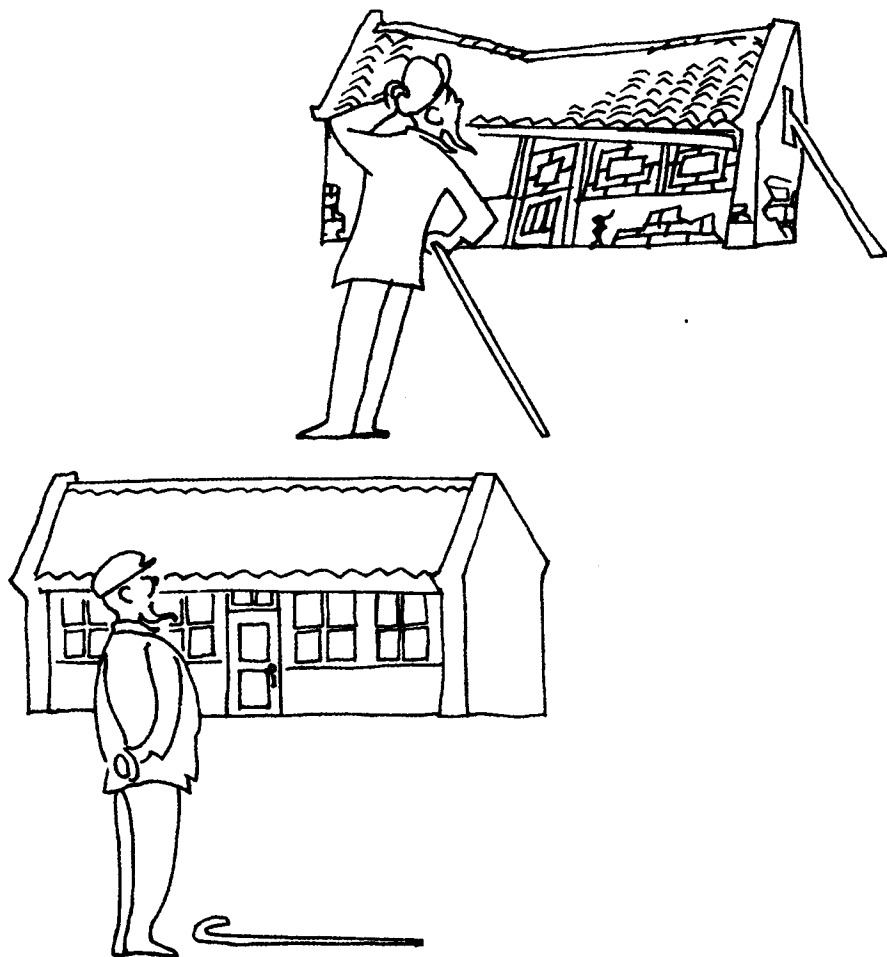
到三月底，北京房管局所属的各区房屋管理所已把全市的房屋做了个总检查，将应该大修和小修的房屋都记录了下来，从四月开始分批进行修理，保证在多雨的初秋之前修缮完成。

这是个不小的工程，国家在这个工程上面将投下一笔为数可观的费用。

我们在北京住的房子，很大一部分是归房管局经管的，每月向房管局交纳租金，一切修理事项就完全由房管局负责了。现在北京的房租标准，等级不多，像四合院一类房子，每十多平米的一间屋，房租都只一元左右，机关职员每月花三四元房租的，都能住上几间屋了。住新盖公寓大楼的，房租标准虽然高些，但也高不了多少，房租在工资收入中占去的比例很小很小，这刚好和从前的情况相反。

在旧时代，一般都要取出工资收入的五分之二以上付房租，工资特低加上人口较多的家庭，往往被房租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谁也不会再为房租而发愁了。

今年，北京大修的房子是换大料（梁柱之类），拆屋顶；小修的是补屋面、换门窗。不管大修小修，都不用房客花一分钱。有人算过这笔账：凡是大修的，它的修理费用就相当于十年的房租或者更多一些。如果北京的房管局也算是“房东”的话，那才是世界上并无前例的最慷慨最大方的“房东”了。



我们都是经历新旧两个时代的人，对此特别有感触。

1963年4月22日



第一代苍蝇



四月初，北京还曾一度遭受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但毕竟是春意盎然的时节了，寒流过后，温度马上回升到摄氏二十度左右。就在这时，活跃在街巷之间一个全民规模的卫生运动开始了。据说，这是“年常旧规”，到时候，不用谁来下令，老大娘们总是首先上场，动员左邻右舍一齐动手。

我住的四合院，接连几年获得“红旗”的称号，是个无蝇户。一天，我清早起身，忽见院内贴着两张梅花纸的标语，一张写着：“大家来把第一代苍蝇消灭掉！”另一张写着：“打

早！打小！打了！”啊哟，这是多新鲜的标语！我问北屋的小朋友：

“这是谁贴的？”

“是我奶奶买的红纸，是她老人家贴的。”小朋友回答我说。

“谁给写的？”

“奶奶在服务所开会回来，她说给我哥哥听，是哥哥写的。”

我见小朋友回答得如此流利，又故意考考他，我说：

“你知道第一代苍蝇是什么意思？”

那小朋友听我有此一问，忽然用手指刮了一下脸皮，蹦跳着说：

“那么大的人，还要来问我，不怕害臊吗？”

我乘势拉着他，要他说个明白，他于是说：

“打死一个第一代苍蝇，等于在大热天里消灭掉几千几万个苍蝇。打苍蝇要打早、打小，才能够打了。”

“谁对你讲的？”我急着问。

他瞪了瞪小眼，似乎更气壮地对我说：

“老师对我们讲的，昨儿晚上奶奶也是这样讲的。”

——不用奇怪：就因为这位小朋友和他的老奶奶懂得那么多，才有些北京街巷之间突出的卫生状况。这节对话是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的。

1963年4月25日



一个星期日

北京的星期日，数以万计的男女职工都休息在家，大孩子不上学，小的孩子都从托儿所和幼儿园由他们的父母接了回家，谁都想上街逛逛或找些娱乐，因之这一天就给了娱乐场所、交通、商业工作者不小的压力。要让那么多人愉快地度过一个假日，这实在不是个简单的工作。

到了星期日，在北京究竟有哪些娱乐可寻？这里随便举最近——四月十四日——的一个星期日为例，作了个小统计（不包括郊区）：

大约有六十二家电影院放映四十四部电影，其中有国产首轮新片《南海潮》、《蔓萝花》、《昆仑山上一棵草》、《鄂尔多斯风暴》、《周信芳舞

